

全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史傳序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士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脩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周澤旣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

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
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
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
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
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人而
不自得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
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
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
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

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
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
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
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
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悶於山林者史不
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
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

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
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
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
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
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
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
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
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
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

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
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
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
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母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
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
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
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
勸迺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
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
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冤有甚於武
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聖人
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
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
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

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
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
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
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
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者已死
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
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
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
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

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
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
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
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繇
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尙廉退有商之遺風故
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
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
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
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

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

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
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
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
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
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
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
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
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
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

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
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
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
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
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
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
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

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
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及
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眾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
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
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
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
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
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
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

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賢使誠爲有間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

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
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
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
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
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
豈大變終已不得乎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
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
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
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

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
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
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
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
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
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
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
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河歟且
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

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
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
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
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
我姑少畱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
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曰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
之所伯康淳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
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

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
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
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
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
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
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
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
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

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
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
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畱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
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
足以攻敵人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
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
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

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
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
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
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
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
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
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
少吾儕旣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
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
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
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
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起功
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
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
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
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

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傳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桌劉塢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塢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

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
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
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
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
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
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

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
大言曰以女遺我卽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
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
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
譴笑以俟旣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
立繫帛於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
復冠迺死其家遑遽號噉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
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
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

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
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
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列女何以進焉余旣傳
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
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
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
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
竟污焉後有論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
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

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
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
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序說引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

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
要非子厚筆刀不能成也伊川之敘易春秋蓋其晚
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常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
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
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
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
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

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
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脩六
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
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
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
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
者其書之尙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

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旣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尙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

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

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
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
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
名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
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
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鉅諸
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名安國字

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
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
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
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
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
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
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尙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

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已以呂申公范滂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骯髒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畧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涓陽李靖之

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

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
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
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
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
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
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
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

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

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

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
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脩存以
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
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
揜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
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
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

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
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
弟疑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
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敘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
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
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
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
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
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

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畧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畧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

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旣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
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畧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
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
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
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
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
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
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
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
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序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脩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
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
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
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
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
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

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畱輒柴其關
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
間小輿舁至梵巖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
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
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
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
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卻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
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
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

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効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
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間弗克盡孚地遠且若何使
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
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
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
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
未作有禁兵不吾蝕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

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
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
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
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
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
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旣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
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

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
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
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
事也然旣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
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
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
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
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數無非可學事
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

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
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
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
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
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
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
何憂弁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
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
於妥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
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
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
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
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
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
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
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

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
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
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
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
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
已而無畱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
隨所遇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
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
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

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
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
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皋間蕭何至遣老弱
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
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
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
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戡刃於其胸者直須時
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
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

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若瞠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
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
氣空所有當擣菹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
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汗不揖客徑寢有
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
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
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
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遙問儕
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畱行率至

日中輒辨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
曰果吳侬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侬也儕輩率
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
之得第尉鄞江鄞瀕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
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
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
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
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
征緩賦庫不畱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

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
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
駸駸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
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
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
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
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
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攜摭出
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

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
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
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
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
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
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
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
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躓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

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
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
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
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
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
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
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尙書郎芮公劉公方
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
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

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
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
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
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
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
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
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
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違故
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

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
氣應何以教我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
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
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間之志奮臂出游
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
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
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旣

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

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眾賢角立互相是

非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尙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

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已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
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
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
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
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
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
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
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
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

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

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
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
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旣衰而異時熟
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
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
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
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
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
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

與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
余惘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
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諛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
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
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
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
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
永康余將敘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
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

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

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畧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旣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斂若不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經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亶亶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畱與其學者

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
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
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
無天之所爲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
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
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
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
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
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

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顛序

宣顛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

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予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分必死而獨靳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

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於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竊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

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
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畱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
函瀍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
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
令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璩昆季並以文學貴顯
三人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
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

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
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贅居東陽葛府傳
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諱書始自葛府復永康
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贅居後杜杜氏生三子文
中文正行會會傳端端傳昌沂自中散東遷凡七世
士珪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
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勸其先世沐譜無聞且懼來
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
斷自大
六爲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爲一帙本末源

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問徵余序其首簡余惟
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
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
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
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
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
氏之譜尊卑奠昭穆明簪紱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
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
有裨益於名教尙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

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
珪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